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汴京遺蹟志

〔明〕李

濂撰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汴京遺蹟志

〔明〕李

濂撰

周寶珠 程民生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汴京遺蹟志/(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99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ISBN 7-101-01558-1

I.汴… II.①李… ②周… ③程… III.汴梁-文化
遺址-中國 IV.K87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6)第09556號

責任編輯:崔文印

汴京遺蹟志

(明)李 濂 撰

周寶珠 程民生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8¹/₄印張·318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27.00 元

ISBN 7-101-01558-1/K·683

校點說明

汴京遺蹟志，乃明人李濂編撰的一部關於開封史實的典籍。

李濂，字川父，祥符（河南開封）人，世居大梁。他的生平事蹟，明史李濂傳有一個簡要的介紹，河南及開封舊方志中也都有他的小傳，與明史可互相補益。其他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陳田明詩紀事、朱彝尊明詩綜諸書中，除介紹李濂簡要生平外，則有對其詩文成就方面的高度評價，似可彌補明史本傳的不足。

根據明史的記載，李濂舉明武宗正德八年（一五一三年）河南鄉試第一，明年在北京中進士。後歷官沔陽（湖北沔陽）知州、寧波（浙江寧波）同知、山西按察司僉事等。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年），在山西爲官期間，以「坐忤權貴」免官，時年三十八歲。免官歸汴後，「杜門謝客，日以著述自娛」，經過四十年的努力，「著述甚富」。據此可知，他的生年當在明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卒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享年七十八歲。那末，他生活的時代正恰是明孝宗、武宗、世宗三個皇帝在位時期，政治腐敗，宦官弄權，官僚集團之間相互傾軋，農民起義此伏彼起，階級矛盾亦極其尖銳。史載李濂「少負俊才」，慕

魏公子無忌與侯生之爲人，常與俠少年聯騎出獵，慷慨悲歌，在文人少年中頗有一點俠義武人的風度。他在爲官期間，「才器閎邁，吏事精敏」，以匡國濟民爲己任，這與當時腐敗的政治勢力不能不發生尖銳的對立。正因爲如此，他前後做官只有十一年，在三十八歲時竟「以才致謗」，爲權貴勢力排擠出官場生活之外。他的門生童承叙，後爲翰林、國史編修，曾無限感嘆乃師的政治遭遇，是「古今才士之通憾也，悲夫！」（以上見嘉靖沔陽志）

李濂一生的著述生活，給世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爲我國文化寶庫作了不少貢獻。他的著作，見於明史藝文志及其他著錄的計有：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祥符文獻志十七卷，祥符鄉賢傳，朱僊鎮岳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嵩渚集一百卷、續集、外集若干卷，汴京句異志八卷，乙巳春遊稿五卷，觀政集一卷，醫史十卷，李氏居室記等。另外，他曾參加明嘉靖河南通志的編撰工作，輯錄整理的有稼軒長短句，並批點明人李堂撰寫的堇山文集等。從這些豐富的著作中，可以曉知他後四十年是怎樣生活的，而他著作量之宏大，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也是少見的。

從李濂的著作中，可以反映出他是一位學識相當淵博的學者，歷史、文學、地志、醫學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開封地方史特別熟悉，功力深厚，汴京遺蹟志僅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關於汴京遺蹟志一書的寫作經過，他在本書自序中曾說：「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九六〇年），至丁未（一一二七年），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爲汴宋春秋，垂完而輟。……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於篋笥中檢尋前稿，散逸罔存。於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這部書於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刻板印刷，得以流傳於世。由此可知，李濂汴宋春秋舊稿雖然丢失，功夫並沒白費，而爲此書編寫打下基礎。如果兩稿聯繫起來看，李濂寫完此書，用了幾十年的時間。

關於該書的寫作目的，作者在自序中已作說明，是他有感於長安、洛陽、建業、臨安等歷代故都均有地志，而獨汴京則無。那時，宋敏求的東京記、王權的夷門記等有關開封的志書已難尋找，而傳世的東京夢華錄一書，在他看來，「蕪穢猥瑣，無足觀者」。此語雖欠妥當，但却促他下決心編輯汴京遺蹟志一書。

從汴京遺蹟志的內容來看，可分三部分：一是前十一卷，記宋東京內外城，大內宮室，內外諸司，官署，山岳，河渠，寺觀廟宇，樓臺園榭及岡坡井墓等；二是十二、十三兩卷，稱爲雜誌，記北宋九帝紀年，宋官制沿革，宋登科記總目，戶口、財賦總數，四京，畿內十六縣，汴京四園，五學，六更，十蹟八景及靖康之難等；三是十四至二十四這後十一卷，總稱藝文，包括奏議、記、序、碑銘、雜文、詩賦、長短句等。這後十一卷藝文，是圍繞前十一卷的內容選

編的，即所謂「無關於汴京舊蹟者不錄，而錄之者各以體類，每體仍以世代先後爲序」。（見本書凡例）藝文中只有少數詩文是李濂自作，其他均爲前人及明人之文。該書前十三卷是分門別類編排資料，間有作者「考據採訪」，指明宋之舊京遺蹟在當時開封之位置，少數地方亦有作者敘述的綜合文字或議論，並非全部是資料摘鈔。全書引用資料達一百餘種，如按作者引用的單篇來算，更有五百餘種之多。在材料的取捨過程中，表明了作者治史的嚴肅態度，凡「荒唐幻怪之說悉黜之，間有刪削未盡者，闕疑也」。

該書的體例與一般志書既有共同處，更有不同處。書名曰汴京遺蹟志，並非全講北宋汴京遺蹟，而是包括宋前後之開封舊事，兼叙宋代的有關制度典故。如此等等，作者在凡例中均有說明，可謂獨樹一幟。

在該書編寫的指導思想方面，作者在自序及凡例中一再申明：「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於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如北宋亡國問題，作者多次譴責宋徽宗一伙大搞花石綱，修建艮岳等，所進行的土木之役，勞民傷財，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在該書中，作者又認爲王安石變法使「天下騷然，遂基一代之亂」，則是因襲了道學家們的錯誤觀點。

汴京遺蹟志的寫成，基本上達到了作者的目的，填補了開封無志的空白，具有較高的

歷史文獻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是書……義例整齊，殊有體要，徵引典核，亦俱見根據，在輿地書中，足稱善本。雖其精博辨晰究不如長安志、雍錄諸書，而自朱梁以迄於宋、金數百年間，建置沿革之由，廢興存亡之跡，皆爲之彙考臚編，略存端緒，亦復粲然如指諸掌。宋敏求東京記今已不傳，得此書而大梁遺事乃略備矣。」可以說，這是一部研究開封乃至宋史的必讀書之一。

正是由於該書的價值較高，受到歷代人們的重視，刻本、抄本傳世者不少。目前主要流行的有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濂自刻本及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國書店影印的這一自刻本，四庫全書本，民國十一年河南官書局所刻的三怡堂叢書本。見於著錄的還有澹生堂餘苑本，清畢沅刻本等。澹生堂餘苑本，爲明人祁承燦在萬曆丁酉（一五九七）年所刻，據澹生堂藏書目載，這個本子只有十三卷，很可能是本書前十三卷的一個節本。在范希增的書目答問補正中，曾列有畢沅刻本，目前尚未找到。畢沅的經訓堂叢書里，收錄了以他名義校注的多種志書，并未見有汴京遺蹟志一書在內，因此，這一板本仍是一個待查的問題。

這次校點以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國書店影印的明嘉靖本爲底本，兼以四庫全書本、三怡堂叢書本校之。另外，該書所引的各種資料，除少數原書失傳或無法找到外，基本上都與原書進行了參校。在這一工作過程中，我們發現李濂所引用的資料，由於時間早，原始性

強，可以校正現行古典文獻的地方不少，只要看了校正就會清楚的。在汴京遺蹟志中，保存了一些已經散佚書籍的材料，如和維愚見紀忘等，還有直接收錄當時開封的一些碑刻資料等，都是很有價值，而且在別處難尋的。

應當說，李濂的這部書不單單是一部資料彙輯性書，該書中除有他寫的許多說明或考証性文字外，更有他通過大量調查研究，對某遺蹟的歷史沿革及在明代開封所處位置等文字，這一勞動所取得的成果，是他多年的心血換得的，尤爲他書所不及。這是因爲李濂既是開封人，又熱心鄉邦典籍文獻的整理，熟悉本地的歷史和遺蹟，才能做到這點的。

在核對該書的不同板本中，我們看到了三怡堂叢書本後面附錄了一篇文章，是清初人胡具慶寫的書汴京遺蹟志後。胡氏指出了周城宋東京考如何從汴京遺蹟志脫胎而出的問題，這也是應當說明的一件歷史疑案。根據胡氏的書跋，汴京遺蹟志一書在清初已無法購到刻本，因此，他家只得用人抄寫一部存留。雍正初年，有客人到他的杞縣（河南杞縣）家中，住在他的書室，將他家藏抄本的前十一卷抄走。十幾年之後，他見有周城宋東京考一書的刻本問世，才曉知那位客人抄書的真實用意。不言而喻，胡氏所指的那位客人，正是周城，對此他是極爲惱火的。周城原籍浙江嘉興，客居大梁三載，是胡氏家結識的一位客人，他在這裏看到并抄走汴京遺蹟志前十一卷，是完全可能的。周城在他的宋東京考中，

也曾直引汴京遺蹟志數條，證明他看過該書，這是不成問題的。周城書的體例完全採取李濂書前十一卷的分類，而其內容除新增資料外，李書原引資料部分少有刪節，很大一部分直接抄錄過去，既未說明，也未認真校對，沿襲李書不少錯誤。這方面的問題，只要將兩書對比一下便可曉知。至於周書所指某遺蹟之方位等，大多直抄李書，一些明顯的錯誤，也不加思索的一抄了之，使人很難相信他曾對宋代開封遺蹟做過大量調查。如會靈觀，本在南薰門內東北，普濟水門西北。李濂誤書為南薰門外東北，周書照抄不改。再如惠明寺，本為後周廣順中創建，李濂誤書為廣德，周書一仍其誤。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李濂把宋代的中書（政事堂）與中書省混淆了，又把宮城外宰相與樞密使等住處之東西府，誤為宮城內宰相與樞密使辦公地方之東西府，周書也沿襲下來。由此可知，周書實脫胎於李書的前十卷，對此未作任何說明，治學態度上是很不老實的。其他有關周城之問題，不涉及本書，這裡勿庸多談。不過，周書在資料搜集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超出了李書前十一卷的有關部分，這一功勞應予肯定。即使如此，周書決不能代替李書，這不僅是李書前十一卷仍有自己的特色外，更重要的是李書後十三卷則為周書所無。李書自十四卷至二十四卷，是收錄的藝文部分，文獻極多，涉及到北宋及其前後各代的主要典籍，是周書所無法比擬，也是研究開封地方史極為珍貴的史料。

在該書所引資料中，由於古人引書慣例與今人不同，對所引原文有增刪或略加改動處，也有摘述原文大意處，只要不損原文意思，這次校點時一般不作改動，亦不出校記。個別地方，雖照抄原書，而原書有誤者，則用他書校正，並出校記。如該書卷六引玉壺清話，周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十二間應作十三間，據東京夢華錄、澠水燕談錄加以改正。

本書前十三卷引文，原不分段，這次一仍其舊。後十一卷藝文部分，則將較長文章適當分段，以便閱讀。其他有關李濂的傳記、評價及汴京遺蹟志的著錄情況，可參考本書後面的附錄部分，這裡不再贅言。

關於分工情況，本書前十三卷、校點說明及附錄，由周寶珠負責。本書後十一卷，由程民生負責。校點時為節省校記文字，校記中一般不說明用書板本，而另附「校記用書板本列目」以代之。這個板本目錄是由二人共同開列的。為了本書校記體例統一，二人校後互相審閱，遇有疑難，則切磋琢磨。通過這次校點工作，深感這一工作之不易，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教。

點校者 一九八九年於開封

附校記用書板本列目

脫脫宋史 中華書局（以下簡稱中華）本

宋會要輯稿 中華本

趙令時侯鯖錄 知不足齋叢書本

周密癸辛雜識 中華本

岳珂桯史 中華本

王應麟玉海 浙江書局本

袁褰楓窗小牘 說庫本

吳處厚青箱雜記 中華本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中華本

葉夢得石林燕語 中華本

洪邁容齋隨筆 中華本

吳廷燮北宋經撫年表 二十五史補編本

薛居正舊五代史 中華本

歐陽修新五代史 中華本

王溥五代會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 中華王瑞來校補本

楊奐汴故宫記 說郭（宛委山堂）本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中華鄧之誠注本

沈括夢溪筆談 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靜校證本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本

龔明之中吳紀聞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王稱東都事略 四庫本

歐陽修全集 世界書局本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 四部叢刊本

王明清揮麈錄 中華本

王明清摭青雜說 說郭（宛委山堂）本

林駟源流至論 四庫本

黃履翁源流至論別集 四庫本

王闢之燕翼詒謀錄 中華本

曾肇曲阜集 四庫本

朱熹宋名臣言行錄 四庫本

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四庫本

馬端臨文獻通考 萬有文庫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浙江書局本

僧文瑩玉壺清話 中華本

趙與時賓退錄 四庫本

宋徽宗御製艮嶽記 據中華本揮塵錄所載記文校

僧祖秀華陽宮紀事 學海類編本

張淏艮嶽記 叢書集成本

呂祖謙宋文鑑 四部叢刊本

趙汝愚諸臣奏議 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宋刻明印本

蘇東坡全集 世界書局本

蘇轍樂城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范祖禹范太史集 四庫本

陳傅良止齋文集 四部叢刊本

陳霆兩山墨談 惜陰軒叢書本

李綱梁溪全集 四庫本

張方平樂全集 四庫本

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 四庫本

孫升孫公談圃 說庫本

程鉅夫雪樓集 四庫本

程大昌演繁露 學津討原本

郭若虛圖書見聞志 人民美術出版社本

王瓘北道刊誤志 知不足齋叢書本

王君玉國老談苑 叢書集成本

王銍默記 中華本

歐陽修歸田錄 中華本

楊億楊文公談苑 說郭（宛委山堂）本

王□道山清話 說庫本

李夢陽空同集 四庫本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古今說海本

廖瑩中江行雜錄 續百川學海本

釋惠洪冷齋夜話 四庫本

何喬新椒邱文集 四庫本

王鏊震澤長語 借月山房本

李賢等明一統志 四庫本

高適高常侍集 萬有文庫本

李太白集 中華本

李賀歌詩編 四部叢刊本

王建王司馬集 四庫本

韋應物韋蘇州集 四部叢刊本

孟郊孟東野詩集 四部叢刊本

劉敞公是集 叢書集成本

陳剛中詩集 四庫本

文彥博文潞公集 山右叢書本

姚燧牧庵集 叢書集成本

蘇舜欽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包拯集 中華本

于謙于忠肅集 乾坤正氣集本

柳宗元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穆修河南穆公集 四部叢刊本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 四部叢刊本

元好問中州集 四部叢刊本

元好問遺山集 四部叢刊本

劉子翬屏山集 四庫本

蕭統文選 中華本

江文通集彙注 中華本

宋祁景文集 武英殿聚珍本

蔡襄端明集 四庫本

陳師道後山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善本叢書本

許有壬圭塘小稿 三怡堂叢書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本